

目錄

輯一

阿炳

一八

他命苦，但拉出的曲子不苦

曹禺

二二

他的思緒在舊時的家庭裏遊蕩

豐子愷

二五

院中的鞦韆亭亭地站着

管桦

二九

石板房胡同二十四號——沒了

序言

八

羅雪村的文人緣

何其芳

三四

他的家，世界上甬想找出第二個來

李叔同

三八

受苦……是享樂

李叔同

四一

晚風拂柳吟「送別」

梁實秋

四五

到冬天，便想起母親掖棉被的愛撫

梁實秋

四九

在魚山路，他開始做一件很大的事

林徽因

五三

下午五時在家裏候教

魯迅

五七

他笑嘻嘻地向先生催稿，便催出了〈阿Q正傳〉

路遙

六二

路遙住過的土窯

茅盾

六六

我的媽媽

歐陽予倩

七一

見圖思故居，憶往事一如昨日

沈從文

七四

此圖只待成追憶

沈從文

七八

只求簡樸寧靜

洗星海

八二

不知洗星海故居是否安在無恙

蕭軍

八六

真不該忘記他

蕭軍、蕭紅

九一

歸來復逃離

葉君健

九六

他在這兒翻譯了安徒生童話

臧克家

一〇〇

一個太陽，一個月亮

張樂平

一〇五

那個冬夜，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趙樹理

一〇八

一個不怎麼「文學」的作家

周瘦鵬

一一三

你們傷我就傷我了，可不要傷了這些花啊！

朱光潛

一二七

當初要是冇車，他能多活幾年

輯二

巴金

一二四

在縫紉機上寫字也行

豐子愷

一二九

世壽所許，定當遵囑

季羨林

一三四

北大的魂，在這裏

梁曉聲

一三九

他變了，他沒變

林斤瀾

一四三

拿酒當朋友，哈哈……

牛漢

一四七

人、書、石頭，組成了我的生活境域

嚴文井

一六九

寂寞身前事

曲波

一五一

他在這裏寫完《林海雪原》

張岱年

一七三

他最後還惦念着能為國家做一些事情

孫犁

一五五

「耕堂」菜根黃

張光年

一七六

在他伏膝寫作的地方，百合花散溢着馨香

魏巍

一六〇

外面有甚麼消息，快跟我說說

張中行

一八〇

他常說，教育的成功在於讓人不信

蕭乾

一六四

一個再也不用搬的家

周汝昌

一八五

他把圖書館當「書齋」

輯三

《說說唱唱》舊址

一九〇

《活人塘》就是這樣「活」下來的

三十里鋪村

二〇八

提起（個）家來家有名

《文學季刊》舊址

一九五

《雷雨》在這裏被發現

延安魯藝舊址

二二一

聽華老憶魯藝

大醬園

一九九

「大醬園」裏的文人遺屑

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

二二六

延河水長流

輯

一



坐落在無錫市圖書館路三十號的阿炳故居，原為雷尊殿道館。阿炳生於此，死於此。

「一九五〇年夏天，我和楊蔭瀏先生回到無錫。那時候，瞎子阿炳就住在道館東面的一間小平房內，有時上街賣藝。一天，我們把阿炳請到我家裏，用那種攜帶式鋼絲答錄機錄下了他的幾首二胡曲，其中就有《二泉映月》。」一九九六年的一天，訪曹安和先生。這位一直從事中國傳統音樂研究和琵琶演奏與教學的音樂理論家，向我講起《二泉映月》的由來。她說當時錄完《二泉映月》，問阿炳曲名，他說是瞎拉的，沒啥名，或叫《二泉印月》吧。後來，楊蔭瀏先生覺得「印」字與「月」字重了，認為「映」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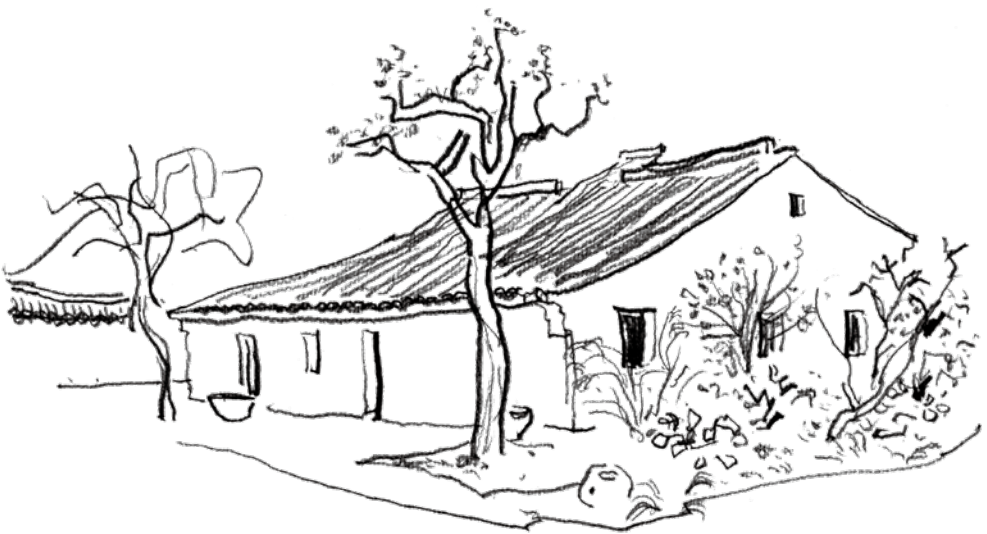
馮其庸先生也是無錫人，見過阿炳。他講，一九四三年他考進無錫工專，一次學校組織一場音樂會，最後一個節目就是阿炳演奏後來取名《二泉映月》的二胡曲。他問同學是怎麼把阿炳請來的，同學說不用請，給一點錢就來了，因為當時阿炳正在街頭賣藝。馮先生還講，阿炳從不伸手向人要錢，他只是拉琴，人們要給他錢，會把錢放到他的衣兜裏，他才拿。

一九五〇年，阿炳死了，死得很苦。

一個盲藝人，一個市井乞丐，他的心裏怎麼會流淌出這世上最美麗悲涼、最淒婉動人的曲調？當過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趙沨也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年，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來中國，當他第一次聽到《二泉映月》時，不禁淚流滿面，身子慢慢往下滑，最後跪到地上。他說：這樣的音樂應該跪着聽……

我在聽這首哀而不怨的二胡曲時，心情似乎不是悲涼，而是伴着絲絲回憶的傷感，和曾經滄海後的安詳。我覺得一位音樂家說得好：阿炳雖然苦，但他的山不苦，水不苦，他的心也不苦，他不會用苦的音樂去讓人們更苦，他要用音樂紓解人間的苦難。像月光，灑在心上；像泉水，流到心田。

阿炳（1893—1950），
蘇州無錫人。民間音樂
家。傳世有二胡曲《二
泉映月》、《聽松》和琵琶曲《大浪淘沙》等。



無錫市圖書館路三十號阿炳故居速寫，畫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九日（鉛筆）。

瞎子阿炳就在這間帶閣樓的低矮房子裏風雨棲身三十年，直至去世。

曹禺

他的思緒在舊時的家庭裏遊蕩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曹禺病逝。在家人、友人和學者對他的評述中，能看到「生性怯懦」、「謹小慎微」、「馴順」、「孤獨」、「脆弱」、「苦悶」、「壓抑」等字眼。

一個人的命運，可能在少年時就顯露了依稀的軌跡，世界對他呈現的最初圖像也在這時候出現。

曹禺出身的家庭，是地道的封建專制家庭，這個家庭的氣氛是沉悶的，非常不調和。他父親是軍人出身的官僚，四十歲就賦閒了，脾氣很壞。他很怕父親。他還記得父親和母親從早到晚在一起抽鴉片煙，每天放學回到家裏，整個樓房沒有一點動靜。其實家裏人並不少，一個廚師，一個幫廚，一個拉洋車的，還有傭人和保姆。但是，整個家沉靜得像座墳墓……曹禺晚年對他出生成長的家的回憶是這樣清晰可感。他還對人含含糊糊地說，他和巴金都是從大家庭出來的，他形容那是一個黑暗的大屋子，自己不可能在感情上、經驗上和這個大家庭脫離乾淨，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也不否認，就是這個「悶得不得了」、「如「死井」一般的家庭，養成了他怯懦軟弱的性格。到老了，就像了解他的朋友說的，他

「仍然怕，怕權勢怕政治壓力……」

二三

二〇〇四年二月的一天，我找到曹禺舊時的家，那是隱在巷子裏的前後兩座小洋樓，位於天津河東區民主道二十三號，舊時是意租界二馬路二十八號。當時正在拆遷，我得以走進其中一座。

小樓裏黑黢黢的，有點兒陰森可怖，一排已經破損的木樓梯伸向樓上黑洞般的暗影裏……我眼前即刻出現了一個「劇情」：一個叫李補耕的人走進來，穿着長袍馬褂，等着曹禺的父親下樓來見他。曹禺看着父親慢騰騰地從樓梯上走下來，擺着架子。那人一見他父親就磕頭，他父親也不客氣。因為這個人是靠他父親當上縣知事的，撈了不少錢。那人就和他父親躺下對着抽鴉片，那人的太太和他的繼母也對着抽鴉片。等曹禺父親一死，就再也不見他的影子了。

曹禺是一九三〇年考入清華大學後離開這個曾經令他透不過氣的家。

一九八五年十月的一天，曹禺來尋舊時的家。

「就是它！」他指着臨街的白色小洋樓，一下就認出來。他想起就在這個巷子口，小

時候看到逃難的災民一頭兒挑着鍋，一頭兒挑着孩子。晚上，那些人叫得很慘啊！走進巷子裏的小洋樓，「這是我的書房，還有一個小書童陪伴我讀書，真奇怪啊！我就在這裏翻譯了莫泊桑的小說，讀易卜生的劇本，讀《紅樓夢》……」「這是我們吃飯的地方，父親就是在這裏發脾氣罵大街的。」「一到冬天，或者是風順的時候，在這裏能聽到來自海河對岸老西開教堂的鐘聲……」那天，陪伴他的女兒萬方，一再驚奇過去的事他記得這麼清楚——他的思緒在他舊時的家庭裏遊蕩。

他早已走出了這座小洋樓，可他的一生沒有完全走出它的陰影。也許正是這小洋樓裏苦悶的經歷，催醒了他冥冥之中的藝術靈命。就像他女兒萬方講的：「在那間彌漫着鴉片煙氣味的屋子裏，有一種東西一點點滲透到了他的身體裏，那就是憤怒。一個乾乾淨淨的孩子所一點點體味出的憤悶之情。他後來寫出的劇本就是他能選擇的命運的果實。」

曹禺 (1910—1996)，
生於天津。劇作家。主
要作品有《雷雨》、《日
出》、《原野》、《北京
人》等。



天津河東區民主道二十三號曹禺故居速寫，
畫於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五日（鋼筆）。

豐子愷

院中的鞦韆亭亭地站着

很多年前一個春末夏初的日子，我去了桐鄉石門鎮的豐子愷故居，那是在它一九八五年復建後不久。

記得那天經過後河上的木場橋，就看到掩映在一叢新柳和舒展的芭蕉中的緣緣堂。因是依原貌復建，加之小鎮古樸寧靜尚存，就覺得走進緣緣堂時，也走回到了已然淡淡發黃的年代。

那天，我在緣緣堂待了很久。時隔這麼多年，想到緣緣堂，腦子裏一下活靈活現的竟然是後院裏那個鞦韆。

有鞦韆，一定會有孩子；有孩子，一定會有玩耍和歡笑。

「春天，兩株重瓣桃戴了滿頭的花，在你的門前站崗。門內朱欄映着粉牆，薔薇襯着綠葉。院中的鞦韆亭亭地站着，簷下的鐵馬叮咚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語，窗中傳出弄